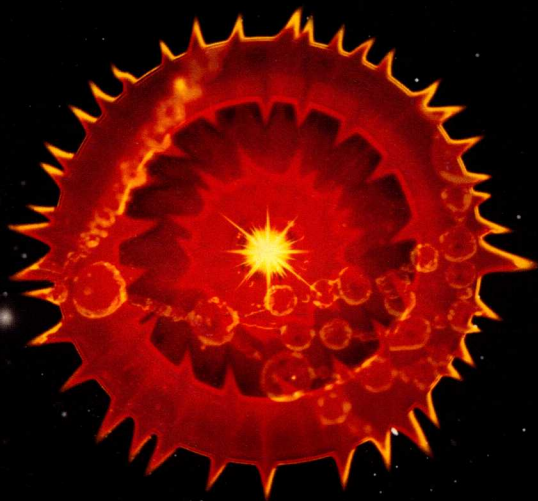


暗物质系列科幻小说之二

暗物质 寄生前夜

◀ 姜文君 · 著 ▶



所有不可思议的现象背后，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。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暗物质系列科幻小说之二

暗物质 寄生前夜

姜文君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物质. 寄生前夜 / 姜文君著. —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5155-1762-9

I. ①暗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4649 号

暗物质之寄生前夜

作 者 姜文君
责任编辑 郝俊伟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5.75
字 数 80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762-9
定 价 32.80 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

目录

- 001 / 第一章 日本狗
- 010 / 第二章 不吐骨头
- 022 / 第三章 煞
- 034 / 第四章 王子与贫儿
- 048 / 第五章 虎姑婆在门外
- 060 / 第六章 寄生
- 077 / 第七章 鼠辈
- 094 / 第八章 造化弄人
- 107 / 第九章 噬日
- 119 / 第十章 独狼
- 127 / 第十一章 集中营
- 139 / 第十二章 癌症登月
- 150 / 第十三章 暗物质
- 160 / 第十四章 人与兽
- 169 / 第十五章 良心

第一章 日本狗

作孽的人都没有良心吗？他们残杀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。

1943年，夏。

大路上尘土飞扬，一小队日军押送一队人马缓缓西行。车夫催赶着七辆运载粮食的马车，车上堆满了黄豆和玉米。

一棵老榆树孤立在大路的一侧，往来行人都能看得到。有个抗日游击队员被日军杀死，割下首级，悬在榆树上示众。因是新割下的，血液还未完全凝固，顺着树干一路流下，像红黑色的墨汁点缀其上。树上站着几只乌鸦，毫无顾忌地啄着人头。见者惊心，但没有人敢上前摘下那颗人头，使其入土为安。

老榆树枝繁叶茂，粗壮的树干撑起大片阴凉。日军官兵要

停下休息，车队里一名充当翻译的车夫赶忙喊停。

会说日语的车夫模样俊秀，跑到路旁抱来几块石头供日军官兵休息，还仔细地掸去上面的尘土。日军官兵指着树上的人头哈哈大笑，他也跟着笑。

人头面部呈现痛苦的表情，可见此人被杀害时的惨痛。然而半睁的眼睛正以若有似无的嘲讽神情斜睨着远方，庄重凛然，似乎等待着天道轮回。

车夫们没有东西吃，各自拿出水袋灌几口凉水，期盼着早点儿交差。当然，没有人注意到充当翻译的车夫在树干上刻下了记号。

车队重新起程，半日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土洼子。

土洼子只是平原上几座相连的土山，被当地人顺口起了这个名字，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位置。它位于北满和南满的中间地带，离铁路很近，交通很便利却不引人注目。日本军方看中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便将几座土山掏空，作为日军储备武器和粮草的秘密基地。

今天这七车粮食都是从附近的村中搜刮来的。到达土洼子后，车夫们聚在一起，巴望着赶紧卸车离开这座阎王殿。

然而，货物全部卸下，车马却被拉走。几个日本兵围拢过来，把刺刀对准车夫，车夫慌作一团。

翻译满脸愁容地说：“日本人要修工事，让咱们留下。”

车夫们立刻炸了锅，有人直接用方言大骂。谁愿意留下啊？留下来就回不去了！车夫们乱哄哄地要跑，日本兵朝天放了两枪，他们立刻老实了。

于是，他们像待宰的牲畜，被押进基地内部。

他们沿着隧道向里走。里面温度很低，刚进去周身就起鸡皮疙瘩。隧道每隔五十米左右才有一盏灯悬在石壁上，灯成球状，泛着幽幽的绿光，远看像是一颗颗骷髅头吊在那里。车夫们觉得那就像食人的鬼盯着自己。

这里已经有许多劳工了。劳工们穿着土黄色衣服，头被帽子遮住，戴着黑黢黢的口罩。没有片刻喘息，车夫们立刻就被分配到干活的队伍，拿起锄头、铁锹等工具。

翻译也不例外，似乎会说日本话并没有带给他额外的好处。他比其他车夫要配合，第一个冲过去拿起锄头奋力干活，监工的日本军官对他很满意。

只不过，翻译在干活的同时，机警地四处打量，每寸地方都不放过。

工事隐秘地在山体内建设，已有两座山被掏空了。隧道纵横交错，宽的能并排驶过两辆坦克，窄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。翻译心里盘算，宽隧道通向更大空间，应该是存放武器弹药的地方；窄隧道可能通向存放文件的暗室。

从外观看，一座座山似乎原封未动。夏季草木茂盛，野花遍地，蝴蝶和蜜蜂流连忘返；冬季野兔在山脚下哧溜乱窜，野狐捕获探头探脑的山鼠。谁能想到它却是一具空壳呢？

翻译与身旁古铜色皮肤的精壮汉子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

充当翻译的车夫就是向常贵，如今已经 17 岁了。当年带领他一起放火的人叫展志成，比他大 4 岁。抗日放火团被剿杀时，只有他俩幸存下来。

他们离开家乡，投奔抗日游击队，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

党。由于他们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能扮成各色人等，便负责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工作。三年来，向常贵到过奉天、齐齐哈尔、天津、长春、锦州等地，为前方筹备粮款，探听日军装备情况和武器弹药的存放地点。

向常贵和展志成此次来土洼子，就是侦查日军这个巨大的弹药库。游击队急需补充枪支弹药。

情报人员告诉他们，此处是关东军第三国境阵地。在它的东面，是黑龙江的支流、中国与苏联的界河乌苏里江，乌苏里江对岸则是苏联的伊曼。在此修筑庞大的军事工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因此日军派一个守备团驻扎在此。

他们在周边的村庄蹲守了数月，才有机会混入去土洼子送粮的车队。向常贵在沿途的树木、土石上留下特殊标记，方便游击队里鄂伦春族的打猎能手追踪。他相信大部队不久就会打过来。

几年淬炼，让向常贵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。国破家亡的时刻，他意识到自己的痛是普遍的、无声的。为无数冤死的灵魂申诉，是他们这些人的使命，一直战斗到自己也死去的那天为止。

只是，有时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向常贵觉得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梦，因为他能在黑暗中恍惚看见爹和奶奶的身影，能听到他们说话，也许他们真的没有死。他便从黑暗中“呼”地坐起来，小声说：“爹，奶奶，我是常贵，我看见你们了，你们别藏起来啊！”

每在这时，展志成总是睁开眼睛，听他说话。

展志成有什么故事呢？他不说不说，向常贵也从来不问。他比

向常贵大4岁，但体内仿佛驻着一个历经轮回的苍老灵魂。那个灵魂没有留恋，从不回头，不被迷惑，目标坚定。

向常贵唯一确定的是，展志成永远不会抛弃自己。

劳工们住在临时挖出来的简陋山洞里，席地而睡，吃发霉的粮食。日军养的那些狼狗却能吃热气腾腾散发着玉米清香的窝头。劳工们觉得狗都比他们幸福。

夏末，蚊子依然猖狂。本来以为它们不会喜欢山洞的黑暗，哪知这些滋生在山间水畔的家伙不仅个大体肥，感应力还格外灵敏。它们“嗡嗡”地叫着热热闹闹地飞进来，在黑暗中寻找人类的体味，然后在人类皮肤上选择甘美的落脚地。

劳工们已累得筋疲力尽，就任这些蚊子坦坦荡荡地吃个痛快。它们鼓着泛着血色的肚子，拖着沉重的身体心满意足地离去，在人的脸上、身上留下无数奇痒难耐的疔疮。一把挠下去，这些疔疮便绽开皮，流出血，久而久之，伤口就感染了。

日本人在工地东南角辟出一处做狗圈，圈里的狗训练有素，能做监工。哪个工人稍稍停下来喘口气，忠于主人的狗就会扑上去撕咬。所以，劳工们私下里互相提醒，即使想偷懒，肩上或手上也要有工具，否则便会遭到恶狗的攻击。

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繁重的劳动让一个又一个汉子倒下。那些奄奄一息无法出工的人，经常在半夜被抬出山洞。监工说是抬出去给他们治病。然而过一会儿，便从狗圈方向传来狗的狂吠声和人声嘶力竭的惨叫声。劳工们心里清楚，日本人是把没有压榨价值的人抬出去喂狗了。这样既养壮了那些狗，又不用掩埋尸体，一举两得。

所以劳工们最怕生病，有病也不敢声张，担心死后被狗生吞活剥，尸骨不全，残破着身体无法迈过奈何桥。

向常贵和展志成来到工地的第二天，跟他们一起来的一个车夫大秤就倒下了。他体质弱，连吓带累就病得爬不起来了。他吐了一夜血，被子都被血给染红了。向常贵挨着他睡，一夜也未消停。

他清醒的时候，对向常贵说，他恐怕不能活着出去了。如果有朝一日向常贵能出去，把他的下落告诉家人，让他老婆趁早改嫁，找个心眼儿好能干活的人，不要让孩子受后爹的气就行。

向常贵安慰大秤说，不要紧的，明天你就好了，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然而次日凌晨大秤已经奄奄一息。

那天，外面下起凄凉的雨，向常贵从山洞往外背沙石。他走在阴森寒冷的隧道里，想着即将像狗一样被拖走的大秤，越想越心酸。他本以为自己的心硬了，可以直视一切人寰悲剧，然而仍然不能。

晚上他们回到工棚时，大秤还在。他面如土色，只有进气没有出气。向常贵以为也许日本人会让他自己慢慢熬死。到了深夜，他还是被抬走了。连担架都免了，被人捆着四肢，像待宰的猪般拖走。走时他哆哆嗦嗦地握了握向常贵的手，嘴唇蠕动却没有声音，泪水很快把耳郭润湿。

工棚里的人都默不作声地钻进被窝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堵住耳朵。狗的欢叫声和大秤的惨叫声还是清晰地传过来。

向常贵浑身发抖，愤怒、悲伤就是他现在的全部情绪。展志成将宽大的手掌覆在他单薄的后背上，他感到有股力量重新

注入骨髓。

快了，部队快来了！只要部队来了，就能杀光这群狗杂种。报仇，要为所有人报仇！要他们血债血偿！

大秤走后第三天，向常贵中午回来吃饭，在一处石堆前看到一条毛发油光锃亮的高大狼狗，伸着粉红的舌头，竖着耳朵盯着过往的劳工。他忍不住看了它一眼，这一眼便使他感到触目惊心，狗的神色怎么看怎么像大秤。他想一定是这条狗吃了大秤，大秤的冤魂附在狗身上。想到大秤被狗撕咬的画面，他恶心得差点儿呕吐。

这些狗已经吃了很多了吧！他环视身边的劳工，荒诞地想，接下来这条狗会吃谁，也许是自己。到时候自己是以人的面貌还是狗的样子去见爹娘和奶奶呢？他们还会在黄泉路上等自己吗？

山洞里的工地上，不容易分清谁是谁，但敏锐的向常贵觉得少了一个人。大秤被狗吃了，石柱子呢？石柱子操着一口大渝市的口音，向常贵对他印象深刻。

昨天夜晚睡觉时，向常贵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个人走出去。他当时以为是谁起夜，可是又不知道出去的人是否回来了。

石柱子逃走了吗？不可能！这么严密的守卫，除非他在山间发现别的秘密通道。或者他被日本人害了？可是以日本人穷凶极恶的习性，杀人这种事完全不会遮掩。向常贵又仔细查验一番，石柱子确实不在。

因为劳工人数众多，又不易区分，日本人可能没有发现。

向常贵偷偷地把自己的怀疑跟展志成说了，展志成不以为

然。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与队伍里应外合，消灭日军，绝对不能因小失大。

展志成常常鼓励劳工，只要坚持、忍耐，就能熬到活着走出去的那天。不过，每当他这么说，劳工们都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。

在这里，任何希望都是奢侈的，麻木自己或许是减少恐惧的最好手段。日本人用极端的手段，将他们对生的渴望、反抗的勇气，甚至临死前最后的残喘都消灭得一干二净。

向常贵还是忍不住询问一个年长的劳工。他看起来颇有些城府，听到向常贵打听石柱子时，身子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，频频否定，连连摇头，麻木已久的眼里闪出莫名的恐惧。向常贵不明白，他连死都能接受了，还害怕什么呢？

后来，向常贵和展志成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弥漫在劳工中间。不论发生什么，大家全都闭口不言。他们早就知道石柱子失踪了，也许还有其他人失踪，但均选择默认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从那以后，向常贵睡觉时便多了个心眼儿。当别人熟睡时，他会盯着黑暗幽深的隧道，仔细辨别任何响动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对黑暗既恐惧又好奇。

难道石柱子被鬼怪抓走了吗？

这个世界真有鬼怪吗？如果有，那该是一件不错的事儿，至少鬼怪们都是或哀伤、或悲愤、或倾心的。在奶奶讲述的那些鬼故事中，身处黑暗的他们也是孤独的，与自己一样。

不过，几天过去了，除了女人的哀号声，什么声音也没

有，甚至连小动物活动的“窸窸窣窣”声都听不到了。

每当深夜，周边村子里的农民会壮着胆来到附近，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土地。他们虽然被日军赶走了，但还是舍不得那些庄稼，希望多少有些收成。来这里的农民以男性居多，但也有少数妇女。驻扎在这里的日军官兵便有了乐子，他们埋伏在路旁，出其不意地抓住良家妇女淫乐。由于这里属于重要军事基地，被蹂躏后的妇女统统杀掉，尸体扔在旷野上任乌鸦分享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里流行起一套顺口溜：“土洼子的路不好走，吃人的饿鬼奸人的狗。大黑嘴呱呱叫，准有坏事到。”

第二章 不吐骨头

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厉鬼抓住我，我无路可走。

“贵儿，贵儿，起床了！”

奶奶的声音在向常贵耳边不厌其烦地响起，向常贵翻了个身，还想继续睡。

“起床啦！”奶奶温暖而粗糙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。

他勉强睁开眼。

初春了，阳光透过窗户纸上的窟窿射进屋内，一群微尘在光束中飞舞。

“快起来！”向土生吼道。

向常贵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，勉强爬起来。

只要向常贵出门，再想找到他就难了。他几乎对街上所有

铺子和巷道感兴趣，一会儿看杂耍，一会儿听评书，走到哪儿兜里都揣着玩耍的物件。

他自己做个竹制风车，因为没有风，风车不转，他就鼓起腮帮子吹，风车便“哗哗”地转起来。他很快觉得腮帮子发酸。

春日的阳光把房屋和道路照得清亮。老汉赶着骡子车从向常贵身边经过，车上放着几板新鲜豆腐。骡子起大早拉磨，现在又出来拉车，已经累得抬不起头，无精打采地走着，赌气似的边走边拉屎。一个个圆鼓鼓的粪蛋儿散发着热气落在路上。

一个小男孩奔跑时踩中一个骡粪蛋儿，跌倒在地。他本想马上爬起来，但见身边环绕着五六个更大的粪蛋儿，便觉得十分委屈，号啕大哭。

他的母亲随后追上来，掐着腰虎着脸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让你瞎跑，活该！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向常贵不厚道地大笑。

女人啐了他两口。

小孩看到他手里的风车，立刻止住哭声。他还不太会说话，抬手指着风车，流着口水“咿咿呀呀”地叫着。向常贵趁势把风车送给他。

小孩的母亲正言厉色道：“我可没钱给你呀。”

向常贵说：“白送的。”

女人这才和颜悦色地对小孩说：“快谢谢哥哥。”

小孩子哪懂得感谢，转身便有滋有味地玩风车去了。

向常贵又看见一个老婆婆担着年糕担子走过来。方方正正的年糕整齐地摆在竹筐里，糯软白润。他买块红豆馅的，咬一

口，甜到心里。老婆婆见他飞快地吃了一块，以为还会买，就停下来等。他又买了一块红糖馅的。

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柳树投下的影子把老婆婆的脸弄得支离破碎，仿佛拼凑在一起似的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向常贵失神地看着。

“有个好玩的地方。”老婆婆像看透向常贵的贪玩心理说道。

“在哪里啊？”

“你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头往左拐，那里有玩杂耍的。”

老婆婆见他有些疑惑，补充道：“可好玩啦，有耍猴子、耍狗、耍熊的，还有耍老虎的。”

向常贵“哦”了一声，慢吞吞地朝那个方向走去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向常贵突然对玩耍失去了兴趣，反而望着眼前的街景有了几分伤感。他不想玩了，想回家，想见爹和奶奶。

“贵子，贵子！”远处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呼唤声。

他不想理会，要赶快回家。

“贵子！”喊声还在继续。

向常贵心里十分烦躁：“别叫了，别叫了！”

“贵子！”

向常贵的心像麻花一样扭曲拧巴，头痛欲裂。

太阳呢？太阳怎么没了？

天瞬间黑下来，向常贵感觉天旋地转，身体突然向下急速坠去，嘈杂声渐渐变大，最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哀号

声。无数只手抓向他，黏腻冰冷的触感传遍全身，令他无比恶心的腥臭从鼻腔中一拥而入，他觉得自己身处十八层地狱中。

“贵子，贵子！”一个声音穿透一切，直刺他的心房。

就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他开始努力倾听那声声呼唤，并为每次的呼唤而感动，暖流涌遍全身。

那声音渐渐清晰，大到压过一切噪音。

向常贵睁开眼，一切景象都消失了，没有家乡的街道，没有无边的黑暗。眼前是熟悉的面孔，而他仿佛思考了一个世纪，才认出眼前的人。

“志成哥。”他幽幽地说。

展志成松了口气。

黑漆漆的山洞里，微弱的灯光下，展志成目光灼灼。

哪里是真实？哪里是梦境？向常贵真的不愿分辨，他的美好生活永远停留在14岁那一天。

“呜呜……”他哭出来，啜泣的声音在洞内回荡，显得格外悠长。

“嘘！”展志成示意他小点儿声，“不好好睡觉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”

“啊？”向常贵向四周观望，发现自己站在一条陌生的坑道里。他怔怔地问，“我来这儿干吗？”

“我还想问你呢！你一直往山洞里走，越走越远。这条洞咱们没来过。我叫你，你也不应，我又怕被日本人听见。”

“我啥也不知道啊！我记得自己在睡觉，该不会是魔怔了吧？我以前没有这个毛病啊！”

展志成歪着头，若有所思地问：“你还记得石柱子吗？”